

女飞行员

长篇小说

何孝明◎著

陕西人民出版社
陕西出版集团



她们是伴随着共和国的步伐成长的一代女飞行员，带着纯洁、浪漫、荣耀，不断经历暴风雨的挫折、冲刷，而时间留给她们最值得珍藏的却是爱情……

女飞行员

何孝明◎著

陕西人民出版社
陕西出版集团



本书献给专机部队的战友及关爱这支部队的人们！

爱，是照亮黑暗的火炬，世界因爱而光明；
爱，是凝聚人心的合剂，家庭因爱而和睦；
爱，是战胜苦难的武器，人生因爱而美好！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女飞行员 / 何孝明著. —西安: 陕西人民出版社, 2009

ISBN 978-7-224-08887-8

I. 女… II. 何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9) 第 053872 号

女飞行员

作 者 何孝明 著

出版发行 陕西人民出版社 (西安北大街 147 号 邮编: 710003)

发货联系电话 (传真): (010) 88203378

宣传联系电话: (010) 88203690-19

印 刷 北京兴鹏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 710mm×1000mm 16 开 15 印张 1 插页 238 千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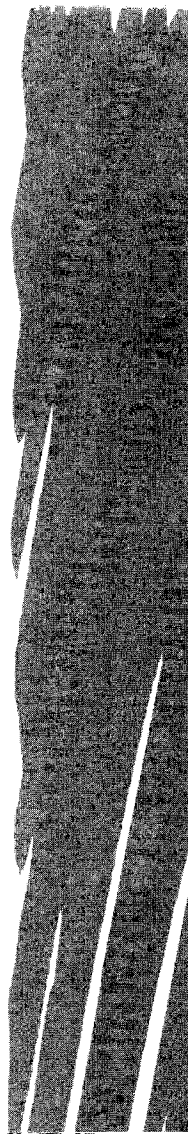
版 次 2009 年 5 月第 1 版 2009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224-08887-8

定 价 28.00 元

目 录

- 一 劳燕分飞 / 1
- 二 祸兮福兮 / 16
- 三 悲喜交集 / 27
- 四 双飞双宿 / 43
- 五 以书为媒 / 50
- 六 爱的危机 / 64
- 七 意外绯闻 / 77
- 八 双喜临门 / 88
- 九 选择苦难 / 95
- 十 生死之间 / 106
- 十一 情缘未了 / 120
- 十二 姐妹相煎 / 140





劳燕分飞

歌德说得好，青年男人谁个不善钟情？妙龄女人谁个不善怀春？女孩子到了这种年龄，没有不思春的，没有不想男人的，女飞行员也不例外。

1961 年年底的一个晚上，熄灯号早就吹过了，第四大队女飞行员宿舍里的姚玉兰、俞素梅、许雅君、刘晓云却毫无睡意，又谈开了终身大事。

“今天在授奖大会上，中队长把素梅夸到天上去了，简直就是一篇求爱宣言书，是在公开向素梅示爱。”姚玉兰首先切入正题。

中队长张志敏，外号“拉兹”，四位女将都在他的麾下。

“你们可不要胡说八道，他不是说了吗，他今天发言是大队长逼的。”

“这叫此地无银三百两，心虚！”

“你们不都看出来了，自从有了‘绝对’绰号后就不大理我。我看他对雅君好像有点那个意思，要不怎么跟你那么热乎。你俩也很般配，都是歌唱家，天生的一对。”

“他要真对我有那个意思，那我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了，可惜我家祖坟上没冒烟，我没这个福气。”

“雅君你不糊涂，没被中队长的假象所蒙骗。男人都有个臭毛病，喜欢玩声东击西、欲擒故纵的把戏。我敢肯定，我们的‘禁爱令’解除后，第一对飞‘双机编队’的肯定是你素梅和中队长。”

“素梅是名花有主了，我们仨还不知花落谁家。兰姐、雅君你们俩老实

交代，有没有预选对象？”

“没有！”二人异口同声，回答得很干脆。

“不对吧。据我观察，兰姐跟无线电师贺铭走得很近。”

“拉倒吧，玉兰会看上贺铭？”许雅君说这话不是为了给姚玉兰解围。在她眼里，贺铭是个地勤干部，而且还是个刚由上士提干的小少尉，根本就配不上玉兰，天上地下差距太大了。

“我倒是不嫌弃他，遗憾的是他都快结婚了。”此语一出，三人皆惊。

“和谁？”

“你是咋知道的？”

“你还真在乎他？”在三人的追问下，姚玉兰讲述了贺铭的爱情故事。

姚玉兰与贺铭主要是通过出黑板报熟悉的，他俩都是大队的墙报委员。他画刊头与插图，她抄稿写字，他擅长画人物，能用彩色粉笔和木炭棒在黑板上画出栩栩如生的各类人物，每次板报评比，都是全团第一。他的才气引起了她的注意，不经意间，他们成了朋友。他收藏了不少古今中外的文学名著，她也喜欢看小说，有时找他借书看。一天晚饭后，她在借书时，发现了一本《高等数学》。她好奇地拿起书翻了起来，在书的扉页上有首诗，是贺铭写的，“千里寄书，路长情长；芙蓉出水，花香人香。”字写得不咋样，诗倒挺顺口，

“这书是你女朋友寄给你的？”

“是的，她认为我是搞无线电的，应该学高等数学。”谈到女朋友他不仅没半点羞涩之感，而且还主动地向她介绍起来，带有几分炫耀与得意。

“她叫胡蓉，父亲在北京大学教书，她和母亲留在老家。她不仅是我的同乡、同学，也是干妹子，还是我的救命恩人。

我的老家九溪，地处桃源县的东北角，坐落在环山之间的一块宽敞的大坪上，一条小河从它身边潺潺流过，宛如一条蓝色的彩带飘舞在苍翠欲滴的群山之间。这里很偏僻，在一般的地图上找不到它的名字。九溪街虽不是什么名街古镇，它没有大的商铺，更没有高楼大厦，只有一条不足两百米长的小街，约两米宽的青石板路从街心穿过，除逢场外，它很冷清。然而，这里却人杰地灵，这里留有贺龙元帅、萧克将军的足迹，用九溪河水做出的豆腐



又白又嫩，堪称桃源一绝，九溪洲上那带红丝的棉花和九溪坪里出产的莲子更是誉满中外。你别笑话我，我是个乡巴佬，重乡情，一谈到老家，就喜欢絮叨。

小时候，我经常到河洲上放牛，蓉妹总像条小尾巴一样跟在我的后面。有时两人一同骑在牛背上，哼唱着各种山歌小调，我俩最喜爱的是车儿灯调子《王大娘补缸》，可惜这种民间艺术已经失传了；有时候我们则跳进河水里嬉戏摸鱼。

初中毕业后，我和蓉妹都接到了高中录取通知书，心情轻松愉快。有一天为了驱散炎夏的高温，太阳落山后，相约到河里游泳。

‘铭哥，今晚我与你来个摸鱼比赛好不好，看谁先摸到。’

‘好，现在就开始。’话音未落，我就抢先向河底扎去。我潜到河底后，便顺着河沿岩壁上的石窟窿逐洞逐洞地摸了起来。不大工夫，我的右手在一处岩豁中抓到一条半尺多长的大鲫鱼。哪知握着鱼的手由于变形被狭窄的石缝紧紧地卡住了，左转右旋手还是拔不出来。

正当死神来临之际，蓉妹潜到了我的身旁，她二话没说抱住我的手，双脚抵着石壁，使劲儿往后一蹬，我的手居然被拔了出来。她迅即拽着我浮出水面，向河边的草滩奋力游去。此时我脸色苍白，嘴里如水牛一般喘着粗气，四肢无力地瘫软在草地上，如同一个快死之人。蓉妹眼尖，一眼就发现了我正在汨汨流血的手。她急忙用嘴吮吸我的伤口，然后又用牙从自己的白衬衫上撕下一绺儿布条，为我包扎已经露出骨头的右手。

良久过后，我恢复了常态。我睁开双眼，呆呆地瞅着正趴在我身上替我按摩的蓉妹，仍是一动也没动。我不是不能动，而是不想动，我要尽情享受这劫后余生的爱的温馨。我俩虽是青梅竹马，从小一块儿长大，但像这样的肌肤相亲、耳鬓厮磨却还是头一回。一股暖流从蓉妹身上涌向我的全身。

‘蓉妹，你真是救苦救难的观音菩萨，今天要是没有你，我就成淹死鬼了。蓉妹，你是怎么找到我的？’

‘我看你半天没露出水面，担心你被水草缠住了，我就在河底找你。看到你急着往外拽手，我也没多想，就帮你拽，可是人在水里漂着使不上力，我就急中生智用双脚使劲儿往后蹬，我也不知道哪来的那么大的劲儿，一下



子就把你的手拽出来了。’

‘蓉妹，为报答你的救命之恩，我只有将我这一百多斤和我的一生都交给你了。’

‘谁要你报恩，讨厌！’

‘要是万一我的手拔不出来你咋办？’

‘那我就陪你躺在河里喂鱼！’

她的回答使我热血沸腾，情不自禁地伸出双手想拥抱她，然而她却麻利地躲开了。

此后，我与蓉妹紧挨着静静地躺在草地上，共同遥望着那深邃的星空，浩渺的银河，银盘似的圆月；倾听着河水经过浅滩所发出的哗哗声；呼吸着茸茸草地散发出的淡淡的清香。清凉的月光抚摩着我俩的躯体，悠悠水声为我们奏着小夜曲，晚风伴着河水的气息从我们身边轻轻走过，萤火虫带着我俩的梦幻飞向无垠的天际。迷人的夜，甜蜜的夜。这就是我刻骨铭心的初恋。

不知不觉中我俩由兄妹成了恋人。她为了在专业上与我保持一致，高中毕业后考进了湖大电器系，学无线电专业。今年8月，大学刚毕业就到北京看我，住在她父亲家里。

一个星期六的傍晚，我俩相约在颐和园见面。蓉妹性情开朗，特爱笑，当时她脸上的笑容深情迷人，真像朵带露的荷花。我俩顺着长廊外的湖岸，信步西行，清凉的晚风轻抚着我俩晚霞般的脸颊。

‘蓉妹，你的诺言该兑现了吧？’

‘么子诺言？’

她装傻，歪着头，一双晶亮的大眼含情脉脉地瞅着我，两片荷红色的嘴唇微微张开，嘴角挂着甜甜的笑。

‘你不是答应大学毕业后咱们就结婚吗？我准备打结婚报告了。’

她停住了，收住了脚步也收起了笑容：‘铭哥，请你再等半年，等我在工作单位站住脚后你再打报告好吗？’在我俩之间，大事都是她做主，我只好同意……”

姚玉兰把贺铭的罗曼史公开后，许雅君感慨万千：“生死之恋，牢不可



破，令人羡慕，没想到一个不显山不露水的小小地勤少尉，倒有这样的艳遇，唉……”

“他既然这般钟情胡蓉，干吗对你又那么好？把自己的隐私都向你曝光！”刘晓云搞不懂，小伙子有了心上人，为何还要和其他姑娘要好，她怀疑他的动机。

这群姑娘，今晚走火入魔，爱情与婚姻八字还没有一撇，话题又转到了家庭上。

“有人说家庭是囚人的城堡，有人说家庭是爱情的坟墓，你们说说家庭到底是什么？”许雅君突然提了这么一个超前问题。其他人没马上回答，都在脑子里寻找答案。

“依我看你刚才提到的两种看法不全面，不幸的家庭才是围城和坟墓，幸福的家庭是港湾，是最有安全感的地方。”姚玉兰第一个回答。

“我认为家庭是银行，是储存爱情和爱情生息的地方。”这是俞素梅的观点。

“别把问题弄得那么复杂，家庭就是鸟巢，相爱男女居住的窝。”

小刘的看法马上遭到许雅君的反对：“家庭可不是窝，在我看来家庭是疗养院，是供夫妻享受的地方，所以人们才以毕生的精力营造自己的家。”

“疗养院也是窝，安乐窝！”

也许聊得太久了，也许都在忙于设计自己的家庭，女飞宿舍里已经静了下来，四位蓝天女战士飞入了不同的梦幻空域。

1962年2月底，俞素梅自被任命机长后，首次执行专机任务，这是一次极为光荣的任务，在李副团长带领下，送中央一位领导同志去广州。

2月底的广州已进入雨季，那天阴雨绵绵，乌云密布。飞机飞抵白云机场时，云层更黑，风速已达五级左右，水平能见度小于两公里。在这种复杂的气象条件下，俞素梅拿出全部看家本事，在机组其他成员的密切配合下，柔和地操纵着飞机，不仅要保证飞机安全准时降落，而且要使飞机平稳接地。飞机穿出云层，在俞素梅的驾驶下像一片鹅毛那样轻轻地飘落在带有积水的跑道上，溅起了两行水花。好一个漂亮的着陆，李副团长向她竖起了大拇指，他感叹道：“女同志动作细腻柔和，更适合飞专机。”



飞机在候机楼前停稳后，机组成员坐在座位上，等首长下机后再离开。正在他们收拾航行用具时，中央首长满面笑容地走进了驾驶舱。当他看到坐在机长位子上的俞素梅时，异常高兴地称赞道：“啊，女机长，飞得不错，落地时一点儿接地的感觉都没有。谢谢同志们！”而后他与每一位机组成员握手，并问了各人的姓名。离开机场前，首长在候机楼内与机组全体成员合影留念。

北京的2月底3月初，乍暖还寒，河还未开，雁还未来，但花城广州已是鲜花盛开，满目春色。俞素梅机组没住招待所，而是住进了五羊宾馆。俞素梅长这么大，这是第一次住高级宾馆，有一种刘姥姥初进大观园的感觉。晚上当地政府宴请机组人员，席面上有好几道菜别说没吃过，见都没见过。其中有一道菜很像鸡肉，但比鸡肉味道要鲜美得多，俞素梅饱餐了一顿。吃完后她问服务员：“服务员同志，这叫啥菜？”

“这是广州特色菜，蛇肉。”一听是蛇肉，俞素梅赶忙用手捂住嘴往洗漱间奔去，她腹中的那些鲜嫩清香的蛇肉，全变成了恶心的酸水，哇哇地吐了出来。

饭后不久，机组被接到一所小楼的二层。在二层的东头，有一间小舞厅，舞厅并不华丽，只有几盏彩灯，南北靠墙根处摆有沙发和茶几。东面是乐池，一支十多人的民族乐队在反复演奏广东音乐《梅花三弄》、《雨打芭蕉》、《旱天雷》等，舞厅中间还空着，没人跳舞，工作人员请机组人员到南面沙发上入座。

大约过了五分钟，中央首长在几位随从人员陪同下健步进入舞厅，全体人员自觉起立鼓掌欢迎。首长双手示意大家坐下。很快乐声再起，在场的女士、姑娘都想与首长共舞，但又都踟蹰不前。首长善解人意，主动向俞素梅示意，邀请她跳舞，俞素梅稍作迟疑后，便与首长跳了起来，舞曲仍是广东音乐，乐曲换成了《步步高》。谁都知道首长是跳舞能手，舞姿优雅，舞步矫健。俞素梅在首长的带动下翩翩起舞，她风姿绰约，轻盈飘逸，吸引了众多的目光。人们谁也不会想到，这位青春靓丽的舞后，竟是首长专机的机长。首长也没想到俞素梅会跳得这么好，她是难得一遇的好舞伴。首长边跳边赞誉道：“你不仅飞得好，舞也跳得好，好像经过专门训练？当过演员？”

“航校学习时，我和许雅君是校演出队的舞蹈演员，学过一些基本动作。谢谢首长的夸奖！”



“我过去经常去看望你们女飞行员，这几年工作忙一些，去得少了。但毛主席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都时刻关心着你们。今年‘三八’节，全国妇联将授予你们‘三八红旗集体’的光荣称号。”

“感谢毛主席和中央首长对我们女飞行员的关怀与爱护，我们决不辜负党中央和全国人民的厚望，一定为中国妇女争气，为毛主席争光。”

俞素梅希望多留在首长身边，多聆听他的教诲，但她知道，首长是属于大家的，能第一个与首长跳舞，已是莫大的荣幸了。舞会在《浏阳河》乐曲声中结束，在跳最后一支舞时，首长换了几个舞伴，凡没与他跳舞的女同志他都邀请到了，这是首长的一贯作风，他不会冷落在场的任何一个人。

羊城这个极不寻常的夜晚，使俞素梅终生难忘。

五月的北京正是花的季节，胡蓉再次来到中关村父亲家里。此次进京她是来当新娘子的，贺铭向大队党支部打了结婚报告，支部同意了。

胡蓉到京后没立刻告诉贺铭，而是准备新婚用品。她知道他没钱购置这些东西，他的钱全买书了，再者他也不会想到这些家务事，他在这方面粗枝大叶得很。

一个星期六的晚上，胡蓉骑车来到西郊机场，到小营门后给大队值班室打电话，贺铭不在，他在机场接飞机还未回来。这天正好是姚玉兰值班，她便吩咐大队文书小周，让他去接胡蓉。胡蓉虽来过北京，但没来过机场，姚玉兰只见过她的照片，没见过真人。当文书领着胡蓉走进值班室时，姚玉兰被她的气质与美艳镇住了，面前的这位湘妹子太美了。机场的人都说服务队的孙副队长和姚玉兰是机场的两枝花，孙是牡丹花，雍容华贵，姚是玉兰花，清新淡雅。而胡蓉真是名副其实的出水芙蓉，亭亭玉立，婀娜多姿，且清香四溢，沁人心脾，既秀丽又高雅。当胡蓉得知接待她的上尉军官就是贺铭常常提起的姚玉兰时，敬慕之情油然而生。初次谋面的两位姑娘一见如故，竟惺惺相惜，如亲姐妹一样聊了起来。

“您就是铭哥在信中常提起的玉兰姐，他可没少夸您。”

“哟，在情书里夸另一个姑娘，这可犯忌，他就不怕你吃醋？”

“我是湖南妹子爱吃辣椒，不喜欢喝醋，他这个人我放心。”

“你凭啥这么相信他，就凭你是他的救命恩人？”

“他真是个木货，连这事也给你们讲。”

“我是跟你开玩笑，其实他这人正经可靠，就是把他放到美女如云的大观园里他也不会花心。你可知道，他在我们面前赞美你的词都可以编一本词典了。他把古今中外小说中形容姑娘之美的词汇几乎用光了，还有许多词是他的独创。他夸你是九溪河水做出的豆腐，雪白鲜嫩，又好看又好吃，还说你是九溪洲上的红心棉花，天下独一份，等等。为了赞赏你，他写了一篇《赏荷》的散文，我把主要内容背给你听听：

‘炎炎夏日，我到荷塘边的树荫下小憩，一阵阵荷香扑面而来，既清新又凉爽。荷香来自那一塘绿色，碧绿的荷叶随风摇曳，好似无数仙女在知了与蛙声中婆娑起舞……

荷花没有牡丹的华贵，没有桂花的浓郁，也没有桃花的艳丽。她总是淡淡的，淡淡的形，淡淡的色，淡淡的香。她是画家画中的诗，是诗人诗中的画……

莲蓬圆鼓鼓的，宛若丰满的乳房，高耸在荷的绿色的胸脯上，莲肉与莲心具有清心明目之功能，解毒去火之疗效……

荷最神奇的是她的茎——藕。那在污泥里长大的躯体，居然是那样白净，如玉一般晶莹无瑕……

我赞赏荷的奉献精神，从茎到叶，从叶到花，从花到果，都无私地献给了人类。’

怎么样？够意思吧！这篇《赏荷》把你的品貌和他对你的那份爱恋都写绝了。”

“他说的这些都是疯话，您还当真呀！”

“你可别小瞧这些疯话，这些疯话只有爱得发疯的人才说得出来。”

听完姚玉兰的这番学舌与点评，胡蓉满脸飞霞，低着头搓着手不知再说啥好。姚玉兰看她面现窘态，便起身道：“你坐会儿，我给你拿好吃的去。”胡蓉忙拉她，没拉住，不一会儿姚玉兰用报纸包着一大包各种糖果进来了：“这是我们空勤灶发的，一般商店里买不到，你多吃几块儿，过几天该我吃你们的喜糖了。”

“谢谢玉兰姐，您太客气了。”胡蓉嘴里虽说着“谢谢”，却没有动手吃



糖的意思。

“你赶紧吃吧，一会儿他回来了可就没你的份儿了，他特馋。”

说曹操曹操到，贺铭连工作服都没换就推门进来了，一见桌上的糖果也不谦让，剥开一颗酒心巧克力就往自己嘴里送。

“你能不能装得斯文点？”姚玉兰取笑道。

“装什么，都是自己人。”

“哟！你可别一篙子扫一船人，谁是你自己人？”姚玉兰佯嗔道。

“怎么不是自己人？蓉妹是我未来的媳妇，你是我现在的姐姐，都是一家人。”贺铭边吃边解释，说完拽着胡蓉往外走，走时也没忘带走桌上的糖果。

“唉……”望着贺铭与胡蓉的背影，姚玉兰发出了长长地一声叹息。

当晚礼堂放电影，贺铭与胡蓉没去看电影，也没去他的宿舍，而是在机场的滑行道上漫步。

周末的西郊机场已经沉睡，一架架银燕都安逸地趴在停机坪上休憩；一盏盏跑道灯、滑行灯、风向灯、探照灯，都闭上了明亮的眼睛，进入了梦乡，沸腾的机场变得万籁俱寂。胡蓉挽着贺铭的手，顺着飞机滑行道由北向南缓缓而行。

“蓉妹，大队党支部已同意我俩结婚，就等团政治处最后批了，估计问题不大，看来你的担心是多余的。”

“你别笑得太早，等正式批了以后再高兴吧！”胡蓉之所以对婚事有所顾忌，是因为她父亲的成分是地主。虽然父亲是地下工作者、老党员，母亲家是中农，按说她做一个普通军官的配偶不会有问题，但毕竟她是出生在地主家庭，在那个极端注重家庭出身的年代里，她不得不做最坏的打算。

“我看你太悲观了，你还是回去准备嫁妆吧！说不定结婚报告很快就会批下来。”

东方升起的一弯新月照着漫步的情侣。不久一大片乌云遮盖了弯月，乌云融化了地上的“白霜”，也抹去了那紧紧相偎的双影。

星期一的上午，大队副政委季平化乐呵呵地找到贺铭：“小贺，恭喜你，你的结婚报告团政治处批了，你就准备喜糖做新郎吧！”

“真的？”听到这特大喜讯，贺铭惊喜不已，中午即跑到胡蓉家，还没进门就嚷道：“批了！批了！蓉妹，结婚报告批了。”

胡蓉闻声跑出房间，将他紧紧地抱住道：“铭哥，不是逗我吧？”

“嗨，看你！”

胡蓉将他抱得更紧了，热泪浸湿了他的衣襟。

“蓉妹，你怎么了？”他担心她兴奋过度。

“铭哥，加在我心中的‘偏压’终于去掉了，往后我可以放心大胆地爱你了。”

“走，买东西去。”贺铭说完，拉着她就往门外走。

“这些事不用你操心，你还是回去工作吧！”

晚上，贺铭再去时，他高兴得蹦了起来，他被眼前的摆设喜呆了。房里焕然一新，摆满了新婚用品：两床用天蓝和橘黄被面缝的新被子，一对银灰色的枕头，还有嫩绿的床单，大红的枕巾，雪白的床罩……这哪是当天买的，明明是她早就准备好了的。望着这些凝结着胡蓉深情厚谊的喜庆之物，贺铭心荡神摇，一把把她搂了过来，紧紧地拥抱着，久久地吻着。雄性激素使他失去了理智，向她提出了只有丈夫对妻子才有的要求，而她则像只温顺的小羊，任其摆布，他俩提前度过了极其欢娱的新婚之夜。

北京的晚春之夜是美丽的，月儿弯弯，星儿点点，月光与星光交织在一起，伴随着柔柔的晚风，悠悠地撒向地面，给古都披上了一层俏丽的轻纱。贺铭骑着自行车，哼着《良宵》乐曲，经六郎庄回到西郊机场。

星期三一上班，贺铭到政治处开介绍信，准备第二天与胡蓉去四季青公社领结婚证。到了干部股，王股长却让他先回去，说是有些情况要核实一下。本来贺铭与北大毫无关系，但因为胡蓉的父亲是北大的教授，为了对干部负责，政治处在审批贺铭结婚报告时，给北大有关部门发过一封了解胡蓉父亲的信函，北大很快回信，介绍了胡教授的情况：胡明昌，湖南桃源县人，共产党员，历次运动无政治问题……团政治处接到这封证明信后，才批准贺铭与胡蓉结婚。

星期三下午，季平化再次将贺铭叫到他的办公室，贺铭进来时，他正在抽烟。等贺铭坐下后，他给他倒了一杯白开水。“小贺，你对小胡很了解吗？”



季平化开门见山，单刀直入。

贺铭瞥了副政委一眼后笑道：“我俩从小一起长大，还有什么不了解？”

“对她的家庭呢？”

“她家和我家只隔里把路，站在我家门口喊一声她家都能听见。她家的事没有我家不晓得的？”

季平化抬起阴沉沉的脸，使劲盯了贺铭一眼：“小胡有个哥哥你知道吗？”

“知道，她哥叫胡乔，我俩穿开裆裤时，常在一块儿玩。”

“他现在在哪里？干什么？”

“据说解放前到美国留学去了，后来就一直没有音讯，大概早就死了。怎么，组织上调查到了他的下落？”贺铭不糊涂，他已感到情况不妙，头上有了细细的汗粒。

“他在台湾！”

“台湾？”贺铭霍地一下站了起来。

“而且是一名空军军官。”

“我的天……”贺铭张大着嘴，又跌回椅子里，两只大眼都呆滞了，豆大的汗珠滚滚而下。

“小贺，现在看来胡蓉不适合做你的配偶，你明白当前的形势吗？当前正是台湾国民党当局积极策划大规模窜犯大陆的时候，这时候你与一个国民党军官的妹妹结婚，你说合适吗？因此组织上决定你立即断绝与胡蓉的关系，中断这门婚事。”

“晚了，我们……我们已经实际结婚了。”

季平化一听火了，站起身子，指着他的鼻尖吼道：“你小子提前点火了？”

贺铭第一次见副政委失态，很紧张，但话已出口不能收回，只好点头承认。

“嗨，没出息的货，你可把她给坑了。”

“我不会坑她，我要和她结婚。你们如果不同意我们结婚，我就脱军装走人！”贺铭此时已把一切利害得失抛在脑后，心里只有一个胡蓉。

“走人，你以为军队是旅馆，军籍还要不要？党籍还要不要？在现在这

个社会里，一个被开除了军籍、党籍的人，他将面临什么样的处境，你想过吗？”

“那小蓉怎么办？”一想到胡蓉，伤心的泪水涌了出来。

看着贺铭这悲戚的样子，季平化的气消了不少。他坐了下来，宽慰道：“你和小胡发生关系的事不要跟任何人讲，你好好劝劝她，万一怀了孕就打掉，我老婆是医生，让她给你们想办法。”

既然副政委这样宽宥、赤诚，贺铭也不好再说什么，他悻悻地离开了副政委办公室。

一想到要失去胡蓉，一股强烈的仇恨感油然而生。恨谁，怨谁，怪谁呢？罪魁祸首很明确，就是那个跑到台湾去当了军官的胡乔，小蓉的亲哥哥。是他使得我俩“劳燕分飞”，他就是《梁祝》中的祝员外，《白蛇传》里的法海，《孔雀东南飞》中的焦母，《天仙配》里的王母娘娘。蓉妹今后怎么生活？一个反革命分子的妹妹，只能是被管制、被改造的对象。

一想到一夜之间蓉妹变成了反革命亲属，被打入另册，贺铭的心更沉、更凉了，开始泣血。可这就是当今的现实，任何一个平民百姓无法改变和摆脱的现实。

当晚，就在那间洋溢着喜庆的新房里，贺铭把季副政委与他的谈话，原原本本地告诉了胡蓉，他不想骗她、瞒她，因为这不是一桩能骗得了、瞒得了的事。

听完惊天噩耗，胡蓉没有哭，然而贺铭从握着的小手以及她的脸色上，强烈地感受到了她内心的剧痛。她的小手不停地战栗着；脸色煞白，原本透亮的眼睛，蒙上了厚厚一层云翳。

“蓉妹，你别急，我们一起想想办法。”他想好好安慰她，但一时找不到恰当的词，本来这就是一件无法安慰的事。

突然降临的消息，如同一柄锋利的尖刀，深深地刺痛了她的心。她绝望了，她与他的爱情终结了。但她是一位很沉稳、很要强的姑娘。尽管她一生命运多舛，但她从未向命运低过头，从未向任何人乞求过什么。这来自海峡彼岸的致命一击，并没有将她击倒，而是让她看到了今后要走的路，一条常人难以想象的路。

“铭哥，我不急，倒是苦了你……”她也想安慰他几句，可话没说完已是泪水涟涟。

她一哭，贺铭心里更是乱成了一锅粥，他将她紧紧拥在怀里，抚摩着她的秀发。在心爱姑娘的眼泪面前，男人往往会感情用事，贺铭也不例外，他一咬牙，下定了决心。“蓉妹，为了我俩的爱情，我明天就打转业报告。”

“不，不，不，我了解你，当一名军人是你的梦想，成为一名军官是你一生的追求。你如果为了我而转业，就是结了婚，也不会幸福，你不后悔，我会后悔，真的，那样的话我一辈子也不会安宁。俗话说车到山前必有路，船到桥头自然直，别想那么多了，铭哥，还是尽情享受现在吧。”说完她关上房门，她没有了往日的羞涩、娇柔与矜持。她首先脱掉了身上所有的衣服，将晶莹、香艳的肉体赤裸裸地、主动地呈现在他的面前，并迫不及待地给贺铭宽衣解带。贺铭不是柳下惠，没有坐怀不乱的定力，已偷吃禁果的他，在她的“诱惑”下，早把季副政委的话扔到九霄云外去了，两人在新床上，再次上演了颠鸾倒凤的激情戏。贺铭万万没有想到，这竟是他俩最后的疯狂，是最后的“晚餐”。

星期六的晚上，本该是贺铭与胡蓉在大队飞行教室举行婚礼的大喜之日。因风云突变，贺铭没能当上新郎，张志敏、俞素梅、姚玉兰、许雅君、刘晓云等也没能吃上喜糖，大伙儿都很失望。姚玉兰与俞素梅相约一起去找贺铭，想开导开导他，可到处找不到他，一打听他又去了胡蓉家。

中关村胡蓉父亲家里，这时也分外冷清，没有庆贺的宾客，没有丰盛的喜宴，本该做新郎的贺铭是唯一的客人。

“伯父，蓉妹呢？”

胡蓉的父亲神情颓丧，无力地回答道：“蓉蓉她，她走了。”

“啊，走了？”贺铭冲进“新房”，“新房”已人去房空，恢复了旧貌。

“小贺，这里有蓉蓉留给你的一封信，你，你拿去吧！”胡蓉的父亲用颤巍巍的手将厚厚的一封信递给贺铭，他的手也哆哆嗦嗦不听使唤，差点儿没有接住。他迫不及待地打开信看起来。

铭哥：

吻你，最后一次深深地吻你。